

第十三回 幸小姐喬裝假病 廉狀元欽賜完婚

詞曰：

花不辭花，欲並春風同一嫁。事尚爭差，且說風流話。是也非耶，何處占靈卦？非關詐，陰擎陽架，早已鸞同跨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幸小姐被毛羽說出廉清始末根由，又說連中三元，又說宮女賜配，又說不久懇恩歸娶，說得津津有味，方知前日在馬上遇見的確是廉清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又恐怕露出相來，只得推說有事，到書房中來尋秋萼，將毛羽之言細細述知，道：「我就說天下人，哪裡有這般相似的面貌，怪不得他在馬上看我二人；幸喜得這般裝束，不曾被他看破，若看了出來，豈不羞死。」秋萼聽了，只喜得心花俱開，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他如今要還鄉與小姐成親了。何不小姐通個信兒與他，將小姐接去，豈不省了一番往來耽擱。」幸小姐聽了笑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。我今在此雖是為他，然改頭換面豈是閨中賢淑女之事？只合取個巧兒趕將回去方妙。但他們錯認了我是個嬌嬌，纏住不放，雖說兩下誤事，卻感她一團好意，不忍撇去。若再留連，倘或廉郎一旦蒙聖恩賜歸婚配，歸娶無人，歸罪我父母，父母豈不受累。這怎麼處？」秋萼道：「如今想來並無別法，小姐還須去哄騙毛小姐，求她在父母面前說個方便，送歸方好。」幸小姐蹙著雙眉道：「我哄騙之法已行盡矣。她只要我與她交合了，方肯在父母面前攬掇送回。這怎麼好？」秋萼聽了，見無法可處，因想了半晌，忽說道：「妳兩人俱是一般雌貨，便住在此一世也無用處。莫若行個權宜之法，須如此這般，我再在旁慫恿，自無不中之理。」幸小姐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也有理。只得要行此法了。」二人又說了些閒話，小姐自進小燕房中而去。正是：

人心百條思，世界千條路。

情到不堪時，事有那移處。

到了次日，幸小姐竟在書房中裝起病來，睡在牀上。秋萼早已打點些吃食藏好，只服侍到晚，不進房去。毛小姐忙著侍女來請。幸小姐在牀上說道：「我今日忽然得病，行走不動，今夜不進房了，可與我拜上小姐，自安寢吧。」侍女去回了小姐。小姐聽了著驚道：「他好端端的，為何得起病來。」忙叫侍女點燈，同著走到書房中來看視。

只見幸公子蒙被而臥，忙走近牀來，先用手來攙，又臉貼著臉兒說道：「郎君謹慎君子，為何忽然抱恙，使妾聞而驚憂。」幸小姐聽了，只得睜開眼慢慢的說道：「小弟亦不知如何，忽生此疾，卻蒙小姐自來看我，益使我心不安。」毛小燕說道：「妾與郎君身心如一，未有身痛而心不痛之理。今郎君一如我心，妾豈不驚惶無措。但此處非調養之所，容妾攬扶著進房，便於調理。」幸小姐道：「我耳鳴目眩，厭聽人聲，在此覺得寧靜些。」說完閉目不語。毛小姐見他昏沉欲睡，只得著使女到房取出枕被，自在牀外合衣另睡，吩咐使女不可高聲。正是：

臥牀雖假病，守視是真心。

真心若相念，假病自無侵。

到了次日，毛羽與夫人聽見女婿得病臥在書房，便連忙同來看視。看視了一番，即著人請名醫調治，送藥煎好。秋萼乘人不見，暗暗傾去，又悄悄私進飲食。如此一連數日，弄的毛小燕日不敢離身，夜不解衣的看視。怎奈幸公子只不見好，便燒香暗祝，無所不為。

一夜毛小姐自己看著煎藥，秋萼乘便說道：「心病須將心病醫。我家公子之病，不是風寒邪熱，藥餌焉能療治。只要小姐醫他，自然見效。」毛小姐忙問道：「公子的病實是為何而起，又為何要我醫他，你可說來我聽。」秋萼道：「公子之病，是當初一時孟浪出門，不期得遇毛老爺將小姐配成佳偶，得種奇緣。我公子雖喜出望外，心滿意足，但有一段孩提之念，未免要想到父母。今日雖處於此，卻常帶憂愁，又與小姐燕爾新婚，綢繆交好，不敢輕易在小姐面前吐露言歸，心憂於內。近來只在小人面前唏噓暗泣，以為遠隔父母不告而娶，有負不孝之名。小人亦再三勸解，不意公子漸積漸深，因而成病。今只求小姐念夫妻情分，在老爺、夫人面前，使我公子暫回，稟明我老爺，無失子之憂，並聞得娶小姐之喜。兩處俱安，再來與小姐團圓方妙。」

毛小姐聽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我只道他設詞推脫不肯與我言私，故此我強他成事之後許他送歸。他原說回去稟過父母成親，若同他早回，豈不成親久矣。這樣看來，轉是我自誤。自己卻又害他生出病來。我如今只得告知父母，同他回去。」因對秋萼說道：「你公子既有這些心事，何不早對我說知。」遂走到幸公子身邊說道：「妾為恩愛而誤恩愛，愛君反而害君，妾罪實深亦。今後悉如君願，望郎君釋去憂愁，霍然而起，妾之幸也。」

此時幸公子久已聽見秋萼這番說話，今又見毛小姐自悔，因而說道：「卑人之心，與小姐愛我，俱已知矣。但所慮者，小姐為岳父母鐘愛，豈肯遠離。歸期無日，如之奈何。」毛小燕道：「焉有嫁夫不從夫志，做媳婦不見公姑的。我明日當稟明父母，與君同歸，萬勿疑疑。」幸小姐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妻如此，吾無憂矣。」毛小燕見幸公子一時歡喜，便也歡容笑口，將煎藥拿來與公子吃。幸小姐道：「良藥不如良言。今聞賢妻之言，只覺得胸膈頓爽。這藥慢些吃吧。」毛小燕又服侍半晌，依舊各被同牀而睡。正是：

夫妻話只說三分，一片深心早盡聞。

不是諱深單用淺，早於淺處見慇懃。

到了次日，毛小燕自進房去梳洗。梳洗畢，換了衣服，來母親房中。拜見過，夫人問：「公子之病，如何光景，我正要去看他。」毛小姐道：「昨夜略覺好些，只是孩兒有一心事一向要與母親說知，實不便啟齒。今日事到其間，含糊則失於情義，只得告知母親，萬望母親曲全，並恕孩兒之罪。」毛夫人道：「妳見我做娘的，哪件事不依妳來，我兒有什麼話說，可說我知道。」毛小燕便將幸公子自從做親，不曾有夫妻之情，必要告過了自己父母，方與孩兒言情，今公子日夕思念父母，得病緣故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

「他昨夜哭訴孩兒，使我稟告母親。孩兒已許他同歸，以全其孝，使他病安，孩兒之心亦安矣。」毛夫人聽了大驚道：「孩兒成親兩月，難道孩兒還是處子？」毛小燕道：「孩兒明則夫妻，暗中姐弟。」毛夫人道：「妳夫妻有這些緣故，若不說明，我哪裡知道？今等妳父親回來，我細細與他計較。妳去對公子說，叫他放心，身子要緊。」毛小燕見母親肯依她，便歡然辭了出來，與公子細細述知。正是：

夫妻既肯心相念，母女如何不用情。

從此欲歸歸便得，房幃風月不須爭。

卻說毛羽，自從王御史說出虧廉狀元之力，毛羽便來拜謝。不期廉清在朝未回，便一連拜過幾次，總不見面。

這日朝罷，又到廉清門上來。只見一個家人，忙上前笑嘻嘻朝著毛羽說道：「狀元爺有言，前日對老爺這番相救，實出無心，怎敢勞老爺言謝。況毛老爺亦曾有恩於狀元，彼此只可感知於心。今老爺與狀元老爺皆是同鄉。若一接見，則前日這番是無私而有私矣。恩私俱回鄉面悉。」毛羽聽了，暗暗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遂一路尋思道：「他說彼此感恩，想是曉得送我風水之蔭了。」

遂歸到衙中，見了夫人，便要到書房中來看女婿病體如何。毛夫人忙留住道：「你且不消去。我有話與你商量。」便將女婿與女兒之事，並得病之由，細細說知。毛羽聽了躊躇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今官雖風憲，未免朝是暮非。前日之事若無廉狀元之力，今日我又不不知作何光景了。故此我功名之事，已冷了一半，只等有便，即上表懇歸。再過些時，一齊榮歸方妙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的主意固然不差。但辭官尚無定期，如今女婿執意必欲告娶，方成夫妻之情，若不放歸，豈不誤了他二人。若是他住在外府外縣，今日將我女兒帶歸，我也自然不捨。如今同在一鄉，你我在，家內無人，何不使她夫婦先歸。一則完他二人心願，二者又照顧了家中，後來你我回去，也有個照應。」毛羽又細細想了半晌道：「這倒說得是。總是我在此不久，可擇一日，著人送他夫婦先回去吧。」夫人見他許允擇日，連忙來與小燕說知。

小燕不勝歡喜，即來對幸公子說道：「父母許我與郎君同歸，已擇日子了。望郎君打起精神要緊。」幸小姐聽了感謝道：「蒙小姐愛我，他日同歸，敢不竭力周全，以遂小姐之願。」毛小姐聽了笑道：「只不要到那時又做君子，將人奚落。」幸小姐也笑道：「我即不能，亦當借請神針，與小姐法灸何如？」二人說說笑笑。自此幸小姐日進飲食，況且原是無病，不消幾日，行走如初，只料理起身。正是：

話是一般說，義當兩樣詳。

一時詳不出，言笑各思量。

卻說廉清，一日早朝罷，天子便帶他人宮遊玩。又到了娘娘宮中，廉清朝見娘娘。不一時，內臣排上宴來。天子與娘娘共飲，就命廉清侍宴於旁。廉清謝過恩方才侍宴。不一時笙簫迭奏，說不盡皇家富貴。君臣們飲夠多時，天子笑說道：「當時李白清平調三章，獨擅千古，至今傳誦。卿才不減青蓮，朕欲汝繼之。或詩或詞以慰朕望。」廉清連忙俯伏奏道：「微臣感蒙陛下、娘娘天高地厚寵遇之恩，敢不應命。」天子道：「賜卿平身，可做來朕覽。」廉清即舉筆題了三章，呈上天子。天子一一看去，只見是寫著：

第一首

龍鳳雲開仰聖容，芙蓉香暖受恩濃。

小臣何幸才摘筆，舜日克天一旦逢。

第二首

乾坤別是一番香，豈在文人錦繡腸。

穆穆皇風吹合殿，萬花齊放作春妝。

第三首

壽觴雙獻九重歡，天眼偏將赤子看。

飽德醉恩時既久，午陰初轉玉欄杆。

天子看完，大喜道：「朕觀三詩，可令青蓮之豔詞減色矣。」於是君臣又歡飲多時，娘娘問廉清道：「賢卿少年及第，家下何人，可曾婚娶麼？」廉清俯伏奏道：「微臣草莽貧寒，蒙聖恩鑒擢，職居翰苑。家中父母，年將七旬。曾結幸居賢之女為媳，尚未成親。只因進身之後，夙興匪懈，欲效犬馬之誠；黼黻皇猷，共協虞廷之治。故徒念晨昏，而弗遑也。今蒙娘娘賜問，微臣不敢不盡言也。」娘娘道：「為臣必須忠孝兩全。今賢卿在朝可謂盡忠矣。但卿父母年老，養子成名，成名而不能歸養，則如無子一般。況且人生七十，光陰有限之時，子居朝，媳未娶，非盛世所宜。賢卿正在青年，報恩日長，盡孝日短，乞陛下賜廉清歸家完娶，侍養雙親一年，入朝盡職，不識陛下以為何如？」天子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后之言，正合朕意。賜汝榮歸，養親完娶可也。」廉清連忙謝恩道：「願陛下萬壽無疆！娘娘千秋並茂！」

既而宴罷。天子與娘娘又著內侍，命撤金蓮寶炬，又賜了許多異寶，賜廉清作娶資。一時各宮各院見娘娘賜賚，大家也收拾些珍寶，送廉狀元歸娶。不一時堆滿廷前，娘娘著內侍取過小輦裝載。廉清謝恩退出。眾小內侍引著廉清共出朝門，送狀元歸寓。這番富貴，著是非凡。

廉清到了此早，入朝辭聖，一時驚動朝中大小官員，俱來送的送，餞行的餞行。廉清不日起身而行。正是：

十載寒窗苦，今日揚眉吐。

世上萬千般，讀書方顯祖。

卻說幸小姐裝病，求毛小姐與父母說明送回。毛羽只得許他夫婦先歸，擇定了吉日。幸小姐大喜，便與毛小燕收拾治裝而待。忽一日，毛羽聞知廉狀元被欽賜還鄉歸娶，天子恩賞甚隆，朝中大小官員盡皆送別，只得也隨眾而來。因前日有了涉私之言，相見不敢深談，惟草草完事。到家遂細細與夫人說知。幸小姐聽了暗暗吃驚，幸喜自己歸期在即。毛羽同夫人備酒，與女兒、女婿送行，又將家事囑托一番。幸小姐一一領命。毛羽又將官積盡付與女兒、女婿帶回，差了當家人及使女、僕婦，一路服侍。又寫書致意幸尚書，寫明招贅並雙歸之事。然後幸小姐與毛小燕夫妻雙雙拜辭了父母，俱各含淚而別。正是：

養女原非久，嫁夫即隨走。

嫁後念爹娘，方稱是佳偶。

幸小姐與毛小燕帶了家人下船，歡歡喜喜，吩咐開船。一路興興頭頭。往湖廣而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迢迢長路，忽悲落難之人；

急急歸家，又道成名失義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